

试论杜重远的爱国历程

李南蓉

被称之为“革命左派先驱,爱国拥党英烈”^①的杜重远先生离开我们已半个多世纪了。十多年来,整理出版了《杜重远文集》(杜毅、杜颖编注),国内一些报刊也刊发了不少缅怀回忆的文章,但对杜先生革命思想丰富的内涵及其发展的轨迹研究不够。本文拟就此作一点努力,以期杜重远这位“爱国先进典型”能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示范作用”。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邓小平同志为《杜重远文集》一书的题词“还我河山”^②四个字凝炼地揭示了杜重远先生所处的时代及其爱国思想的本质特征。杜重远的一生是不断追求进步,探索救亡图存方法与途径的一生。他的思想不断升华,终于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跟着党走,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民才有前途,因此回顾、研究杜重远先生的爱国历程,不仅可以学习他的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而且从中可以得到不少启迪和教育。

一、“实业救国”的尝试与幻灭

杜重远是位实业家,他兴办实业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倡实业以救中国”。

1917年,面对“被世界称为瓷器国(China)的中国竟在世界市场上一蹶不振”的状况,杜重远东渡日本,“毅然投入东京工业学校的窑业科”。学成归国后,便在沈阳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肇新窑业公司,每年为国家“挽回利权可达100万元以上”。“九·一八”事变使他所费的八年心血化为乌有。流亡关内后,他仍念念不忘兴办实业,在川、湖、鄂、赣、皖、粤、闽等省考察中,他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实业上。然而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又使杜重远“实业救国”之心明显淡化。社会腐败,劳苦大众呻吟挣扎,富商高官酣歌宴舞,政治“一塌糊涂”。

杜重远不得不发出了“岂止瓷业应速改良,万事无不急待改良”的喟叹!他意识到了实业救国行不通,中国的问题,抗日的问题应该先“从政治改革入手”。1934年11月他总结了自己“几年来抗日的痛苦和教训”：“有人说,我们目前的武力抗日既然办不到,那末,只有经济抗日了。不错,从前记者也曾作如是想,而现在方深切感到,假如武力不能抗日,就连经济抗日也不成的了”。这番话真正表明了他对单一的实业救国的幻灭。只有政治改革,只有“发动自卫的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二、“拿起笔,唤起民众的抗日觉悟”

杜重远先生“目击国破家亡,自恨手无寸铁”,不能“率兵杀贼,扫尽妖气”,但是他始终以实际行动从各方面支持抗日战争。1931年11月马占山将军在嫩江桥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杜重远在上海发动群众,为马部募捐;之后又积极地支援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的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正当杜重远为抗日救国寻找新的出路,认真思考今后如何行动的时候,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秘密会见了,在劝慰的同时,根据他的经历、特长鼓励他“要拿起笔,唤起民众的抗日觉悟,鼓起民

众抗日的热血。”^③

正是在周恩来的启发、引导下,杜重远以激昂慷慨的演讲,尖锐泼辣的杂文,旗帜鲜明地投入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单在长江流域五省十城他就作了60次的讲演,激励了各界同胞,特别是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如1933年2月热河危机发生后,他又率领救国会政治部的部分成员及30多名青年学生赴热河开展战地宣传工作。每到一地,杜重远先生便将见闻写成通讯寄给邹韬奋先生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为我们留下了“九·一八”“一二·八”这一段国难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录,十分珍贵。

如果说杜重远曾经指望过国民党当局能领导抗战收复失地,那么,在“塘沽协定”(杜重远文章中称之为“华北协定”)签字后,他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了。杜重远在杂文《零卖与批发》文中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地无情地撕下了“政府诸公”的“巧妙的掩饰”,岂止是“无抵抗”,简直是在“批发出卖呢”!国民党当局对外屈膝退让,对内在执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又实行残酷的“文化围剿”。《生活》周刊被查封,邹韬奋被迫出国流亡。1934年2月,杜重远挺身而出,继承被查封的《生活》周刊的传统,创办了《新生》周刊。一年半之后就发生了震惊中国的“新生事件”。“新生事件”是杜重远爱国生涯中的一个高潮,它不仅彻底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奴颜媚骨,也映照出了一个不畏强暴的爱国主义者的伟大形象。透过“新生事件”,杜重远进一步认识到蒋介石的卖国反动本质,逢人便说:“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必置中国于死地。”^④

在监狱中,杜重远不仅接受了前来探望的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而且“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地下党报刊”^⑤。如果说1930年12月至1933年3月的考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一次思想的转变可以说是质的飞跃。《老实话》是杜重远为《新生》周刊所辟的一个栏目,所发的73篇杂文已经被当局视为“赤色”,必欲除之而后快,可见其激进的程度。“新生事件”发生后写的文章,即发表在《大众生活》周刊上的七篇《狱中杂感》以及《抵抗》、《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上的九篇《战区巡礼》,除保持杜重远独特的战斗风格外,还显示了令人注目的新特点,杜重远已经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宣传活动。他在《青年的爱国义愤》一文中号召“凡是能立在救国的共同目标上的人们”结成“民族联合战线”来共同奋斗。《由大同回太原》这篇通讯则报道了他与共产党、八路军领导同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彭雪枫、萧克等人的会见,并介绍了他们“把民众组织起来”的主张。

杜重远对周恩来同志的嘱托铭记在心,1937年10月他指出,抗战全面展开后有两件事情要做,其中之一就是“全国中心舆论问题”。他建议“急应集全国之人才物力,在武汉创设一中心言论机关。”并表示今后愿为这两件事作最大的努力。”在杜重远战斗生涯的最后岁月,即1939年1月,他告别了繁华的大城市,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艰苦的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在此期间,为了团结各族人民建设边疆,支援抗战,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及社会主义苏联,为了开展学术活动,传播马列主义,他不仅一如既往地奋笔为《反帝战线》、《全民抗战》等报刊撰写文章,而且创办了新疆高校最早的学术期刊《新芒》月刊。《新芒》是抗战时期高校学术刊物中唯一能够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的刊物,被视为新疆大学学报的前身,在中国大学学报发展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⑥

在新疆工作期间,杜重远不辞劳苦从内地采购了三卡车包括《论目前抗战形势》(周恩来)、《读书偶译》(邹韬奋)等译著在内的书籍到新疆,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而且还动员了一批文化人,如著名作家茅盾、经济学家张仲实、艺术家赵丹、画家鲁少飞等人去新疆文化拓荒,并推荐萨空了、高滔担任《新疆日报》副社长与主编。

三、从“教育救国”到“培养抗日干部”

杜重远十分信任、爱护年青人,称之为“国家之元气”、“吾侪之良友”。因此他对青年的教育

与培养特别重视,多次论述。在《长江之游》中他指出:“吾国整个的教育,本已不适国情,不切实用而沿江各省更是故步自封,形同虚设”。针对此弊病,他在《长沙通讯》(1932年)中竭力推荐周方等人所办的女子模范职业学校,倡导“置教育于生活之中”。这些话,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此时的杜重远尚不脱从严复而来一脉相承的“教育救国”思想的窠臼。他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将抗日与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改变了为教育而教育的单纯观点。实际上这种变化的端倪早在1935年他于江西办的陶业人员养成所就显示出来了。如同他“为掩护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在江西办“光大”瓷厂一样,他办这个所也不是单纯为了培训陶业技术人员,“名为培训技术,实际上是为抗日培养爱国人才。”培训所的青年结业后,很多参加了红军,其中很多成了共产党员。^⑦

杜重远在新疆学院的教育改革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值得认真总结。如他为政治经济系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课程;^⑧又如为了让学生接触社会现实,增强教学效果,在假期组织200多名各族学生赴伊犁调查、考察、宣传。新疆学院不愧为“培养抗战人材”的革命的熔炉,涌现出如阿巴索夫、罗志、乔国仁那样有志的青年。^⑨

四、社会活动家·民族魂

杜重远先生的一生是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一生,他从一个自发的爱国人士转变为自觉的民主战士,最后决心投身于党的事业,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他起初试图用实业、教育来救国,但“外有强邻,内有国贼”的残酷现实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改革社会,依靠民众才能实现自救、自强。“新生事件”是杜重远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而促成他思想的飞跃与升华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与引导,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他的工作。。

从1931年起周恩来同志长期地密切地关注着杜重远的言行。1932年,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与杜重远联系,秘密研究抗日救亡问题。^⑩1935年,周恩来指示地下党向关在国民党狱中的杜重远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等主张。1937年9月,周恩来等在太原告诉杜重远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把民众组织起来。

1938年9月,周恩来、叶剑英在武汉胡愈之家会见了杜重远、萨空了,同意他们去新疆的打算,并要求他们到迪化后要和在那里的中共同志好好合作。^⑪1939年6月,周恩来、邓颖超路过迪化见过杜重远。^⑫杜重远被盛世才软禁后,周恩来同志又联络宋庆龄、沈钧儒、黄炎培等知名人士致电盛世才,积极进行营救。据此,胡愈之说对杜重远“知道最多的恐怕就只有周恩来总理”。^⑬

杜重远不是共产党员,甚至连民主党派成员也不是,但他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生前曾一再希望“去苏联,去陕北干革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杜重远先生不愧为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

①邓颖超题词,见《杜重远文集》,文汇出版社1990年版;

②邓小平题词,同上书;

③《革命知识分子的的典范杜重远》,见《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31页;

④高崇民:《杜重远先生事略》,见《文史集萃》(五),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104页;

⑤《文集·杜重远传略》、《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杜重远》;

⑥《新疆高校最早的学术期刊》,《新疆大学学报》1993年第二期;

⑦⑩《文集·杜重远传略》;

⑧李玉祥:《怀念杜重远先生》;

⑨⑪见《杜重远先生四度天山》;

⑫茅盾:《新疆风雨》(上),《新文学史料》1984年3期。

⑬胡愈之:《悼念杜重远烈士》,《杜重远文集》,第403页。